

# 北极光下的幽灵

宋宜昌 著

*A Ghost under  
the Boreal Aurora*

宋宜昌二战军史小说系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

I247.5  
宋宜昌  
S.785

I247.56  
S785

# 北极光下的幽灵

*A Ghost under the  
Boreal Aurora*

宋宜昌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光下的幽灵 / 宋宜昌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09-05270-2

I. ①北… II. ①宋… III. 军史小说—二战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922 号

出版策划: 丁 莉

责任编辑: 杨 刚 王海玲

装帧设计: 蔡立国

## 北极光下的幽灵

宋宜昌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270-2

定 价 2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659

# 三十年后更璀璨

——写在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结集出版之前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燃烧的岛群》、《沙漠之狐隆美尔》、《北方的孤独女王》和《北极光下的幽灵》横空出世。三十年过去了，世界天翻地覆，中国天翻地覆，文坛天翻地覆，军事高科技发展天翻地覆，无数往事早已烟消云散，宜昌兄的二战四部曲却更加璀璨夺目。

有句网络语言叫英雄所见略同，狗熊所见也略同，那也可以是对思维视角的解读。站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今天，回眸世界军事变革的道路，面对吵得沸沸扬扬的航空母舰发展，看看现在美国卫星对地球 0.1 米分辨率的水平，品味作者讲述故事所表达的理念，宜昌兄的这几部作品早已超越了小说的概念，完全可以算做对中国当代新军事变革的启蒙。从写科幻小说，到写历史题材小说，到军事专家，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模式”，造就了一代特殊人才的成长道路。宜昌兄是成功者中杰出的代表。这种特殊的成长经验与作者的灵性睿智碰撞，也必然形成别具一格的表达风格，诗的激情与哲人的深刻完美地结合，构成了他的作品历久弥新的特质。

历史是丈量智慧的尺子，除此再无他物。能让一部作品、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三十年不落后，只有历史老人才能办到。我读过宜昌兄的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描写 23 世纪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地球人与外星人进行殊死搏斗，终于击败了从冰盖下钻出的异种。对比美国人 2009 年拍摄的电影《2012》，看看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自然灾害，作

者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穿透力又何止三十年？能够持久给人以多种启示，正是作者作品智慧和生命力之所在。

经得起考验的不只是作品，还有人品。能经得起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检验的，非有强烈的使命感不行，非有浓郁的忧患意识不行，非有宽广的全球和历史视野不行。当这些都具有了，没有纯正的人格品质也还是不行。透视宜昌兄的所有作品和人生经历，这些特质无处不在。中学毕业后，他就到西北农村劳动。一天劳累之余，别人休息，他学习。英语、俄语、日语就是那样掌握的。有人说他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诗：“暮色已经重了，村子还没到。快一点走，再快一点走。”这是必然的。没有这样危机感的人根本就承载不起服务国家和民族的重任。我去过宜昌兄的“蜗居”，清贫如是，家徒四壁。除了书还是书。被褥之破旧不堪，令人瞠目。你绝对想象不出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不，一个国家级领导人孩子的居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宜昌兄独守着这份清贫，太难能可贵了。

宜昌兄虽不是军人，我却要给他崇高的军人的礼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更因为他的国家意识和军人情怀。他曾经这样诠释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海洋和海军：世界有三种文明，即蒙古游牧民族的“绿色文明”，中国农业耕作的“黄色文明”，以及现在霸道的美英海洋贸易和探险之类的“蓝色文明”。我们必须走向蓝色世界才有希望。因此要了解海权和海战，这是我做这件事的驱动力。当一个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他就不能不受人敬重。2002年我出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一到任就把宜昌兄写的关于印度的书印刷成册，发给部队。最近我国西部地区的形势发展，一再印证了宜昌兄的预见。

是为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2010年3月20日

# 目 录

一 华道夫饭店中的陌生人 .....	001
二 第 772 号密件 .....	008
三 “克劳塞维茨”号 .....	011
四 总督的烦恼 .....	018
五 威廉·赫伯特先生 .....	024
六 “怎么样，你同意吗？” .....	028
七 莫尔斯符咒 .....	033
八 落基山上的珊瑚枝 .....	040
九 出嫁可要细考虑 .....	046
十 “北极一号” .....	053
十一 东北地区 .....	059
十二 有趣的狩猎 .....	061
十三 该来的船没有来 .....	069
十四 关于罗伯特·皮尔里的故事 .....	074
十五 风向标转了 .....	080
十六 “中了头彩啦！” .....	083
十七 指 斗 .....	086
十八 冰海血泪 .....	092

十九	美国在反击	104
二十	基韦斯特反潜学校	116
二十一	“怎么不早说呀！”	120
二十二	新任海军司令的电报	125
二十三	人的忍耐力总有限度	129
二十四	独屋鬼影	138
二十五	“你发个军人的誓言”	143
二十六	留地道是习惯	148
二十七	北极光下的葬礼	152
二十八	邓尼茨抽紧绞索	155
二十九	这该死的电池	158
三十	斩草除根	163
三十一	袭击爱斯基摩村	167
三十二	去南方	171
三十三	圈套	174
三十四	向导狗依雅克	180
三十五	女人是否有作用？	186
三十六	仅仅出自本能	191
三十七	格陵兰卫士	196
三十八	莫尔斯堡男爵洞	200
三十九	输家	207
四十	“等……等一等……”	214
四十一	最后的乐章	218
四十二	诺曼底的回声	226

## — 华道夫饭店中的陌生人

1940年4月的一天，纽约下着霏霏细雨。从大西洋方向飘来的团团水雾，一路掠过长岛和长岛海峡，降落在哈得孙河和东河的交汇处。那里的一片摩天巨厦，都浸没在低垂的云帐中。东北风相当冷，迫使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区不少行人都竖起呢大衣的高领。

华道夫饭店典雅的餐桌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他的英格兰花呢外套裁剪合体，衬衫洁白，皮鞋锃亮。他身高6英尺，举止潇洒，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显出十足的绅士派头。侍者端上来他点的马提尼鸡尾酒和干酪烧小牛肉后，他就自斟自饮地喝开了。

两杯酒下肚，正当他往小牛肉上撒胡椒粉时，桌子对面来了一个人。他对北欧绅士模样的人微鞠一躬后问：

“先生，能在这里坐下吗？”

绅士抬起头来，感到有些不解。华道夫饭店是个上流人士常来的大酒家，本来人就不多，时逢凄风冷雨，顾客更寥寥可数，为什么他一定要凑这个热闹呢？但出于客气，他还是说：

“请吧。”

来人身材不高，衣着式样很旧，皱皱巴巴，而且有不少灰尘，鞋上也沾着泥，看来是经过长途跋涉的。他要了一份罗姆酒和红肠炒蛋后，急促

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

旅行者拿起酒杯，端详了一会儿金发绅士，突然开口说：“如果我没有认错，您就是瑞典气象学家巴斯比先生吧！请允许我为了您的健康干杯。”

绅士吃了一惊，仔细打量着对面那个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栗色卷发和他的蹩脚英语一样，使他的来历和目的难以猜测。终于，巴斯比先生答道：“我就是。请问先生尊姓大名，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栗发男子脸上堆起了笑意，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开始讲述：

“我叫迪尔·克劳斯，丹麦人。也许……可以说是格陵兰人。您知道，前不久希特勒德国的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丹麦老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和首相施道宁在纳粹武装部队的淫威下，为了国民生命和财产，投降了。”克劳斯先生说到这里，声音沉重起来，并且摘下了他的旧毡帽。

“我知道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4月9日广播了这条消息。我对纳粹统治下您那些同胞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我曾经到过埃斯堡、欧登塞和哥本哈根，对那里人民勤奋、乐天、文明高尚的品德印象很深。”气象学家的友好口吻，使陌生人相见时的不快气氛大为缓和。

“您也去过格陵兰吗？”丹麦人用他闪闪发亮的褐色眼睛看着巴斯比先生的蓝眼睛。

“去过。高纬度的北地岛、斯瓦尔巴德群岛<sup>[1]</sup>和格陵兰我都去过。遗憾的是，只在戈特霍布和费尔维尔角待了几天，我对你们那里的了解大概只是在天气图上。”瑞典人笑笑，把自己酒瓶里的酒倒入克劳斯先生的空酒杯，示意他随便喝、随便谈。

“丹麦本土投降绝不意味着格陵兰的投降，我们准备进行抵抗。希特勒没有一支占领格陵兰的海军舰队。雷德尔元帅的舰队已经在挪威战役中覆没了。‘布吕歇尔’号巡洋舰被奥斯陆峡湾的海岸鱼雷击沉；‘吕佐夫’号巡洋舰被挪威炮台击伤，两天后又被英国潜艇‘金枪鱼’号击中；‘卡尔斯鲁厄’号在卡特加特海峡被鱼雷击沉；‘埃姆登’号、‘布雷姆斯’号、‘哥

---

[1] 斯瓦尔巴德群岛：斯匹茨伯根群岛。

‘尼斯堡’号、‘布鲁默尔’号不是受重伤就是沉没了；‘希佩尔’号巡洋舰被皇家海军的‘萤火虫’号驱逐舰撞毁；可怕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战列巡洋舰虽然消灭了英国的‘光荣’号航空母舰，自己也挨了鱼雷。20艘德国驱逐舰有一半被消灭在挪威的峡湾中。战争刚刚开始，德国海军就不值一提了。难道他们还想在英国本土舰队的虎口下，去远征几千海里外的那块没有价值的土地吗？何况中间还隔着冰岛！”克劳斯先生对海军倒是如数家珍，他知识渊博，远非他的外表那样平凡。

“您在海军干过吧？”

“在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干过见习军官，我的那艘船是‘巴芬湾’号。一艘很不错的海岸炮舰。”

“听我说，克劳斯先生，”巴斯比又叫了牛肉卷、热巧克力和三明治，还有威士忌酒。因为拿不准克劳斯的胃口，索性各式各样都要了一些。

“您说格陵兰岛要投入抵抗运动？啊，精神可嘉！可是，这是您个人的意见呢，还是……”

“我是格陵兰总督埃斯科·布留恩的私人代表，总督托我问候您和您太太。我的看法代表了全体格陵兰人。”

“那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事呢？”

克劳斯先生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打一场气象战争。”他眼睛里放射出无所畏惧的复仇的火焰，仿佛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瑞典学者用眼神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了。学者把话题扯开去，谈到纽约流行的摇滚音乐、华盛顿广场上的晚会，最后像对老朋友似的说：“您是头一回来这里吧，我带你到处遛遛怎样？”说完付了饭钱，把克劳斯先生拉入他那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轿车。

黑色的小汽车从宾夕法尼亚车站拐到哈得孙河东岸的高速公路上，然后直下曼哈顿岛南端的巴特利公园。当经过雄伟的布鲁克林悬索桥时，巴斯比先生指着远方烟雨苍茫中的自由女神意味深长地说：“保卫这个女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呀！”

车驶过东河后，穿行在格林公园苍翠欲滴的松树林中。瑞典学者说：“您

认为德国海军没有力量在格陵兰岛登陆吗？”

“是的。在没有击败皇家海军之前，希特勒在海上什么也干不成。”

“那么，他不会派几艘潜艇来干这件事吗？”

“不可能，邓尼茨将军指挥的潜艇部队力量很弱，在挪威又损失了约10艘潜艇。他们只会找护航力量薄弱的商船下手，单靠潜艇来补给一支远离德国3000海里的远征军，即使疯子也不会干。”

两人谈话之间，汽车已经从布鲁克林—昆斯高速公路上开入长岛城。不习惯生活在闹市的克劳斯对那些栉比林立的摩天楼直皱眉头，巴斯比先生看见了，立刻折向昆斯保罗大桥，重新跨过东河，进入一处绿树成荫、到处种着花卉的美丽公园。瑞典人对旅行者解释说：“这里是纽约中央公园，很清静，就在这里谈谈你们计划的气象战吧。”

微雨中，湖边很少游人，只隐隐看见几对年轻人紧紧地依偎着。两人找了一张避雨的长椅坐下来。克劳斯从皮包中拿出一张很大的格陵兰地图，开始解释布留恩总督的计划。

“您知道，格陵兰的居民很少，但气象台很多。按人口平均算起来，它准是世界第一。格陵兰岛的战略意义也就在这里。”

“我清楚，那些气象台站都标在全世界的天气图上。让我想想看，它们是费尔维尔角、锡米塔克、费林格哈恩、土勒、果德豪恩、格朗达耳……”学者信心十足地数下去，“最后当然是戈特霍布。啊，真是不少！”

“由于格陵兰在北极圈中，它辽阔的面积、万年不化的巨大冰盾，使它在北极海和北大西洋的天气形势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完全正确。它是极区低压和冰岛反气旋的故乡。”学者为前海军军官作了补充。

克劳斯望着在湖中嬉游的白天鹅，仿佛想起自己家乡成群结队的白色雷鸟，他感慨地说：“风暴、流冰和冰山也有自己的故乡啊。”接着，他又转向学者。

“对于天气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您比我清楚得多。没有人怀疑气象预报已成为统帅们制定战略和战术的基本依据。希特勒进攻波兰选在天气晴

朗的9月，他的斯图卡轰炸机才可以吓坏装备过时的波兰军队。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与其说是威灵顿将军的坚韧和布吕歇尔将军及时赶到战场，不如说是那天早晨下的大雨妨碍他的炮队及时进入阵地。如果法国皇帝的炮兵能在早上7点按时开炮，英军在乌古蒙村的防线肯定要崩溃，即使普鲁士军队赶到战场也无济于事。拿破仑无法预料到那场雨，那场雨救了欧洲。如果拿破仑皇帝有一个准确的天气预报，那历史恐怕要用另一种方式写了。”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天气预报就为战争服务了。”巴斯比兴致大增，“一次大战时，风向就能决定毒气是杀别人还是自杀。”

“所以，我们的气象武器也许不亚于一个师团或者是一支舰队。”克劳斯带着热烈的声调。

“说吧，你们决定怎么办？”

格陵兰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海军折刀，敏捷地在长椅的扶手上敲出一连串的响声。

“无云晴天。”巴斯比先生立刻翻译出五字一组的标准气象电码，他的眼睛亮起来。

“你们要在气象电码上下赌注？”

“正是这样。迄今为止，格陵兰所有的气象资料全部用明码向全世界报告，谁都可以利用它来作战。确切地说，德国人由于处在大气环流下风处，更需要我们的情报。他们可以利用天气情报来空袭英国和法国，也可以从天气图上来推断横跨北大西洋海运线上的天气，用邓尼茨的潜艇把它一刀斩断。”克劳斯在地图上作了一个手势，没有谁能比巴斯比先生更清楚这手势的现实含意。

“我们要把明码改成密码，只有反抗法西斯的国家才享有译出密码的权利，而德国的天气图上，冰岛、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之间将会出现大片空白。即便西班牙设在加那利群岛上的气象台向德国献媚也没有用，他们的潜艇和飞机将变成瞎子，在风雨交加之日白白地浪费燃料，而遇到晴天又停下来检修。我们就这样来和纳粹作战，直到自由的火炬重新点亮欧洲大陆的那一天。”

“太好了！”巴斯比热烈地握住丹麦人的手。他补充道：“你们还可以用明码来进行欺骗，让德国人摸不着头脑。而自由国家的商船就可以利用你们预报出的雨区，在没有护航船只的情况下安全冲过北大西洋。”

雨不知不觉地停了。太阳穿过云洞，把碧波粼粼的湖面照得金光灿灿。两位气象学者兴奋地站起来，在空中挥动手臂，用他们的行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微风轻轻地把那些令人费解的什么“700毫巴低压控制”、“新地岛和格陵兰低压中心”、“副极地高压”等等词汇断断续续地吹散到郁郁葱葱的灌木梢林中。他们沿着湖畔边走边谈，有时激烈地争论，活像艺术家在讲解自己的新作。一直走到一个咖啡馆前，二人才发现肚子有些饿了。

“除了总督亲自照会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两人要了点心又谈起来，“巴斯比先生，请您利用您和美国海军部的关系，把我们的意思告知金海军上将。我想，只要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疯子还活一天，战争总会落到法国、英国和美国头上，还是早点准备的好。”

“我一定转告。另外，也请您多注意你们的冰雪王国，它委实太大啦。”

“谢谢您的忠告。”丹麦人把手伸出来。

“不打算逛逛华尔街和百货公司了？帝国大厦的楼顶上也颇有一番风味呢！”巴斯比显出主人风度。

“算了，我还有不少事要办呢。我想知道下次我要在哪里找您。这回来，为找您害得我好苦。幸亏您算是社会名流，才没有白跑一趟。”

“今年年底前在查里斯顿，明年到盐湖城和丹佛找我，后年也许是休斯敦和迈阿密海滩，43年我想去洛杉矶和旧金山。44年嘛……”学者皱了一下眉头，“我看用不着了吧！”

“是美国的东西南北都跑完了吗？”

“不，我想那时候战争也许结束了。”说到这里，两个人都笑起来。

“我送你到旅馆去吧。”巴斯比打开车门。

“不用，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说着，克劳斯先生有些局促，“不知您允许不？”

“说吧，只要我能够回答您。”

“巴斯比先生，”克劳斯郑重其事，“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支持丹麦的或者说是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事业？”

“噢……”巴斯比先生顿了一下，然后缓慢地说，“我反对希特勒的霸权欲望。”他停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有沉重的心事。

“我到过德国，受到国社党冲锋队的迫害。我和我的妻子都是犹太人。”

空气突然凝固，谁也不想再说什么。克劳斯先生脱帽欠身：

“哦，对不起。”

“没什么。”巴斯比先生转过身。迎着橘色的夕阳看去，他凛然得像座雕像。

## 二 第 772 号密件

“厄尔恩少校，请你宣读一下潜艇舰队司令部第 772 号密件。”德国潜艇司令官卡尔·邓尼茨命令他的参谋本部首席参谋军官。

“是，司令官阁下。”年轻的海军参谋从公事皮包中取出刚打印好的命令，清楚地开始朗读：

潜艇舰队司令部第 772 号密件

呈柏林海军总司令部

柏林

事由：在格陵兰岛东海岸设立秘密气象站

1. 自从 1939 年 9 月 3 日德英开战以来，德国全部作战潜艇共 57 艘分别在英伦三岛周围、比斯开湾以西、伊比里亚半岛以西、地中海和北大西洋方面作战。

2. 截至本命令发布时为止，德国潜艇共击沉敌对国商船 419 艘、188.82 万吨（包括 1939 年击沉的 116 艘、42.38 万吨在内）。此外，根特·普里安舰长的 U-47 号潜艇击沉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舍哈特舰长的 U-29 号潜艇击沉英国航空母舰“勇敢”号。德国潜艇舰队取得了光辉的战绩。

3. 由于潜艇下水数量低于损失数量，今后的战斗将更加困难，尤其是切断哈利法克斯到英国的北大西洋航线作战行动将受到极大影响。

4. 1940 年 3 月 4 日和 5 月间在北大西洋上的季节性风暴严重影响了潜艇作战，使该时期内击沉的吨位数剧降到 4.65 万、3.9 万和 5 万吨，而且许多都是在大西洋航线之外击沉的。英国商船已经在利用恶劣天气的屏护穿过德国潜艇封锁线。

5. 如果我们能对北大西洋的天气形势作出准确预报，将大大有助于今后的海上作战。事实上，格陵兰岛、冰岛、法罗群岛等地的气象台站自 1940 年 4 月“威塞演习”<sup>[1]</sup>以后，就停止用明码报告有关气象资料。而我们设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气象台站因位于下风处，无法准确测报大西洋海域天气形势。

6. 因此，必须派遣精干海军气象人员和器材，在格陵兰岛东海岸设立秘密气象站。在英国西海岸外适当地点设置气象潜艇，保证大西洋海战和不列颠空中战役的气象准备。

综上所述，决定派出气象船“克劳塞维茨”号前往格陵兰，由“梭罗”号驱逐舰护航。派出 U-26 号（属第二潜水舰队）、UD-2 号、UC-1 号三艘潜艇开往英格兰西海岸执行气象任务。

潜艇司令邓尼茨

1940 年 10 月 8 日于威廉斯港

厄尔恩朗读的时候，邓尼茨坐在转椅上细细地听，有时眯起一只眼，有时玩味着某些词句。最后他站起来：

“好，给我。”他在文件上迅速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把表示德国贵族的“冯”写成一个漂亮的花体。

“我立刻将文件副本送到挪威特朗瑟港，‘梭罗’号和‘克劳塞维茨’号已在那里准备出航。正式文件马上送交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厄尔恩

[1] 威塞演习：希特勒德国占领挪威、丹麦的作战计划代号。

自从邓尼茨担任潜艇训练舰队司令以来，一直跟随他，很理解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他说完行了一个标准的海军礼，靴跟一磕准备退出。

“请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司令官，您亲自到挪威去吗？”

“是的，我要向他们交代一下，顺便也去那里看看第三、第四和第八潜艇分队的水兵们，他们保卫着挪威 1.5 万个大小岛礁和近 2 万公里漫长曲折的海岸线。”